

尹义良◎著

无岸拾贝

季羡林题



中国文联出版社

无岸拾贝

尹义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岸拾贝 / 尹义良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8

ISBN 7-5059-5047-9

I. 天… II. 尹…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1511 号

书 名	天岸拾贝
作 者	尹义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 漠
责任校对	小 风
责任印制	邓晓峰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8 页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047-9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尹义良，字白水，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江苏无锡人。一九五四年八月上学，一九六三年七月初中毕业，在家当农民两年多。一九六五年九月入伍，历任战士、技术干部、政治干事、副处长、处政委、局政治部主任、总参某部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理工大学副政委、总参军训和兵种部副政委，现任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政委。大学文化，少将军衔。曾出版诗集《造句选百条》。

戶義良將軍



書之有路
勤之徑

學海無涯
若作舟

季義林乙酉春



明年九十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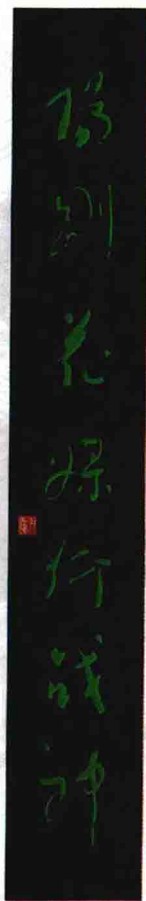
季義林先生与作者合影及题词

荷花池

公西韻荷
碩

花月
清

作者撰书“荷花池”及对联



作者撰书“览心亭”及对联

半山亭

萬山雲外
千水亭前
半山亭
丁巳年
月

百九
千
萬
山
水
亭
前
丁巳年
月

作者撰书“半山亭”及对联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驥

彭江書法展
題詞

春

尹義良



作者为彭江书法展览题词“驥春”



作者撰书“流远”



2004年5月 在长江三峡



执着而永恒的追求(序一)

坦诚地说,我见到尹将军的诗集的初稿,我被书名《天岸拾贝》所特有的玄美所震惊。这种震惊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第一次得知爱因斯坦临死前嘱咐后人的墓志铭——“爱因斯坦曾经在这地球上居住过。”我当时想,这爱因斯坦究竟是地球上的科学家还是上帝的使者?这口气分明就是地球上匆匆过客的口气!爱因斯坦他想表达一种什么?同样,“天岸拾贝”这书名在我看来太玄妙了,它是抽象哲学思维和具体的文学想象有机的结合。见到它的瞬间,就把我带进了无限遐想的空间:凡人只在海边拾贝,而在天岸拾贝,会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意境?烟波浩淼、苍苍茫茫、浩瀚无垠的大海微波粼粼,温柔恬静,是那么的沉,那么的美。远处重重迭迭、连绵不断的山峦,终朝吐祥云,薄晚孕其烟。一个顽皮的孩童正忘我地、贪婪地寻觅着那不同凡响的贝壳。啊!这真是一种若隐若现、似真似幻的梦境。之所以说是梦境,因为天是无边的,天哪里有岸!天岸或许只存在于康德的彼岸世界或神的世界。可将军非要把自己的创作归于天岸拾贝。我佩服将军这种大胆的想法,这种命题以它特有的孩子气,显示了惊人的深度——“忽然兴致风雨来,笔飞



墨走精灵出”。

这“天岸拾贝”，无疑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结合的产物。它展示和弘扬了个体所独有的创造性、独特性，表达了对生有涯，学无涯，探求知识无限性的敬畏，一如康德对“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那种无以复加的敬畏一样；作者明知天无岸，却偏要去天岸拾贝，以此来表达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追求真理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确定了人对知识和学习探求的无限性。“天岸拾贝”就是“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另一画面，它隐喻着人和人类探求真理，创造世界的永恒性，正如将军在“卷首语”所言：“天无边，亦无岸。但我却偏要去天岸拾贝，以此表示自己在无穷的知识海洋里，在无限的探索长河中，苦苦寻觅的勤拙情景”。

毫无疑问，这些在寻觅“天岸”中拾到的贝壳，不是矫情之作，而是性情之作，所以它们不属于牛顿那“死板的自然”，而是歌德“活生生的自然”。我在那里闻到了自由和花香的空气，感受了“人鸟啼求乐”的畅快，触摸了阿波罗灵魂与浮士德灵魂的交锋，享受了那诗中徜徉着的哲理，哼听了“心尤重，恨无奈”的倾述……，从这些贝壳五光十色的折射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深沉而生动、谦虚而自信，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庸中佼佼，铁中铮铮、有情有义的诗人将军。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日



将军·诗人·平常心(序二)

——读尹义良《天岸拾贝》

天地生人，必有诗酒；人生苦短，当尽风流。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之精神乃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基因，赋比兴、风雅颂、屈骚蔡笳、史记汉赋、李仙杜史、晏柳苏辛随父精母血浸透于我们的骨髓，及至而立、不惑、知天命，诗温暖着滋润着我们的灵魂，岁月沉淀后的诗境更是一抹透明。

我生有幸，偶然而必然地结识尹义良将军，对我来说是相见恨晚，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阅人无数的将军竟然予我一个莫大的荣幸，为将军的诗集作序。我深知自己那一点点儿艺术修养，兴奋后推辞再三，然将军一言九鼎，我惟有承命。这也是自己的福份，得以先睹尚未出版之作，尤其是将军集大气、灵气、才气于一体的《天岸拾贝》，岂不快哉！

我自幼向往军旅，这段未了情化作对军旅诗歌的喜爱。我以沐浴焚香的虔诚捧读将军的新作，无论是“花



鸟”隐喻的人性、“无价”的人间真情，还是从大千世界获得的“零悟”，我读到了什么？我感到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

我读到了牡丹之雍容，“面皎因被瓷月嫩，颜赤疑贪贵妃醉”（《牡丹》）；我读到了梅花之品格，“岁尾年头谁可靠？送寒迎春惟赖君”（《约梅君》）；我读到了鸳鸯之忠诚，“从无山盟呼海誓，照样天长伴地久”（《鸳鸯》）……

我感到了诚之贵，“无价万一犹无价，算尽无价惟真情。爱因无私谱经典，情利往来春草青”（《真情无价》）；我感到了爱之美，“一声早好，是每天的发端，一声晚安，是每天的曲终”“你来了，那是真实，你走了，又成好梦”（《每天》）；我感到了情之重，“爱人苦，被爱苦，无欲一身轻，挚爱万般累”（《和写心》）；“一个眼神，赋成一首诗。一个问候，咏成一段词”（《神奇》）；我感到了谊之笃，“友谊深，友谊真，真情不以时间论，人生乐在相知心”（《人间友爱超金顶》）……

我悟到了宇宙之浩渺幽远，“大千世界深无底，广无边，无论纵横皆无限”（《大千零悟》）；我悟到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师劝学为国兴，功底卓越叹才情”，“若幸早春别王权，何至晚秋悟人本”（《两部〈劝学篇〉》）；我悟到了居高位者为情所误之危险，“情炽一人寒天下，贵妃专宠国受辱。一人一国孰轻重，天人履约行手术。那千金万金之躯，是祸？还是福！”（《情误》）；我悟到了治事与治国同样的机理，“单一独尊少善报，多样竞发易共赢”（《福源福根》）；我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道，“天



道酬勤亦扶正,不为蝇利留污踪”(《天道酬勤》)。

捧读将军诗词,何尝不是洗礼灵魂!俗话说,诗如其人,妙哉此言。将军毕竟是将军,他的笔下流动着英雄气概。如将军写竹,“花在嫩时最得宠,色随春衰忆紫红。修篁老到方显本,四季挺拔吟大风”(《竹丈夫》)。昙花一般被贬义地使用,将军则反其意,将昙花与人生仅仅二十三年却功昭日月的霍去病联系在一起,“萤火夏秋豆叶明,雷光转瞬春潮涌。病去青春骠骑将,永屹华西祁连峰”(《昙花》)。将军毕竟是军人,牺牲是军人最简洁的名片。您看将军怎么写茶和桑,“沸水灭顶仪从容,一生价值在此刻”(《新绿茶》),“不怕桑田再沧海,尘风功名自然轻”(《桑》),既平白如话,又热透纸背,这不正是我们军人的写照么!将军毕竟不是一般的军人,于是他对人生的理解就格外豁达与开阔,“正直永远才之帅,人去留得好政声”(《当家魂》),“阳山沉稳千万岁,人去占地三平方”(《阳山公墓祭拜》),“虫恋松土缝间息,雁辟新天云端驰”(《雁行》)。一旦关乎祖国的统一,将军则是拍剑而歌气吞山河:“焚衣化旗书抗清,康熙凭何褒忠臣?战场偏狭拼死敌,祖国至上携胞亲。明君博大非等闲,名将不朽安英魂。世世代代易儿女,代代世世一母生”(《忠臣》)。将军毕竟是诗人,他对《致戴君》写得酣畅淋漓,催人泪下,为男权时代的女性讨一个公道:“尔呢,一走了之,尔可曾想过,冰水寒冷;尔可曾有过,几次回眸?尔凭何如此权利,就为是男儿,加几分才气,除此尔给过我什么?如今两段文字,一张薄纸,尔就想敷衍我,完整一个,生命的价



格!”

读罢将军的《天岸拾贝》，我久久不能平静。不知为何我忽然想到一个宏大的主题：为什么经历那么多的灾难而华夏文明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看一看我们的五千年，骄傲与屈辱，光明与黑暗，繁华与凋零，大起与大落，“幸福，够到痛苦极度；痛苦，够到品味得福”（《读古诗》），正是在白云苍狗之间，培育起中华民族的英雄气，而这种英雄气又是由平常心体现传承，所以这是写入每一个中国人胸怀的情结。这个情结代代相续又代代光大，于是修成灵性，哪怕是一瓣花叶一声鸟啼一丝山脉一片弱水，我们都能从中观人观天，天人合一，道在其中矣。

军旅生涯几十年，将军的心永远是中午的太阳，“朝阳，很美。朝阳染成的朝霞，又很美。……夕阳，很美。夕阳映制的晚霞，又很美。……特别是中午的太阳，过于炽热，人们不敢正视它，怕刺伤眼睛。于是，人们歌唱朝阳，歌唱夕阳。但是，万物生长，靠的不是朝阳，不是夕阳”（《太阳》）。这是在纠正我们的审美误区吗？如果这样想，那就是误会了将军，将军无非是不经意间表达了自己燃烧的欲望，不图任何形式的赞美，因为燃烧是太阳自身的需求，正是这种平常心才是将军诗词最不平常之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贵在于“悠然”二字，这种平常心是我们拥有的么？或者家财万贯或者家徒四壁，或者位高权重或者位卑权轻，人最宝贵的就是“平常心”，一旦拥有一颗平常心，“此根彼根谁之根？此根彼根谁为根？”（《寻根》）；“回嚼百味甜酸